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我們時代的人

塞迪克別科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10321

[苏联]

我們時代的人

塞迪克別科夫著

叶冬心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ТУГЕЛЬЕЙ СЫЛЫКЕРДСВ
ПІСДИ НАШИХ ДНЕЙ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УЧНЫ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依据苏联科学院莫斯科大学的

我們時代的人

七屆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卷之三十一

在這裏，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簡單的範例，說明如何在一個應用程式中使用 `File` 類別。



作 者 像

序

圖格利巴伊·塞迪克別科夫屬於三十年代初期，從事文學工作的蘇維埃基爾吉茲作家的一代。

塞迪克別科夫於一九一二年出生在現今基爾吉茲共和國秋區的墨蘇，一個貧農家庭裏。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替他開闢了求知識的途徑。這位青年詩人的詩歌創作天才從民間詩歌的泉源中汲取了精華，發展和鞏固起來。另一方面，詩人受到了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維埃文學的良好影響。

作者最初由他母親的口中，領略到基爾吉茲民族詩歌的全部美處，以及詠誦武士英勇事蹟的民間童話和故事的全部風韻。他的母親是一位有才能的女人，在當時一般人中，她的口才和唱歌負有盛名。她知道許多童話和英雄故事，自己還撰寫了“科什卡”——一種挽歌。她講給她的兒子聽：十月革命以前，基爾吉茲人生活多麼困苦，多麼愚昧無知。作者從母親口中知道，不久以前，基爾吉茲人家族間還存有可怕的流血的仇恨，基爾吉茲貧民的家族間的仇恨招來了數說不清的災禍。

作者還從一些老年人口中，聽到許多故事，說基爾吉茲人從前迫於無奈，連冬天都得去各地游牧，替自己的牲畜尋點兒秣料，過着那種艰苦黑暗的生活；說當地的統治者（大地主和封建

主)怎样横行不法，他們甚至搶去本鄉窮苦人的最後一些傢具；還說在沙皇政权下充当爪牙的那些鄉長怎样胡作非为。作者的記憶中，也留下了一些好的形象，他們包括人民的最优秀的代表，以及作者的好友，裏面有老头兒，也有老妇人，他們忍受着大地主和封建主的奴役压迫，以及沙皇的官僚的專橫統治所給予他們的种种痛苦。作者在他的作品裏，用特殊的温情和高度的技巧描繪这些老一代的代表人物。

圖格利巴伊三歲那年，父親故世。母親替一个俄罗斯移住的教師做傭工，撫养遺下的幾個孩子。她帶着所有的孩子，搬往教師的墾荒區，在那裏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

移住的教師夏天在墾荒地區工作，冬天到卡拉科耳^①教基爾吉茲兒童俄文和算学。他把塞迪克別科夫送往卡拉科耳，安插在一个俄罗斯五年制学校裏。後來塞迪克別科夫繼續在一一所十年制学校裏求學。他決定專門研究農業學，於是轉入農業專科中学，後來又進了獸醫專校。

作者讀到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木木”^②。这篇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剝奪去生活中最後一絲樂趣的農奴蓋拉西姆堅強而富有丈夫氣概，但他對於陰險的反覆無常的地主的命令却逆來順受，这种人的典型，使这位基爾吉茲青年感到驚奇。作者深刻地体会到奴役的一切恐怖，於是，童年時代听老年人講的那些古老的基爾吉茲民間故事，又在他的意識中現出新的意義。他对一些社會問題的題材發生興趣，後來，他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蘇維埃文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这些題材也就隨

① 城名，在伊犁克·庫里湖東岸，即今普爾熱華里斯克。

② 屠格涅夫的这部作品描寫俄罗斯貴族地主的專橫和農奴所受的迫害，是对農奴制的一个强有力的控訴。木木是農奴蓋拉西姆的一头小狗的名字。

着醞釀發展。

普希金的詩給我們的詩人極大的影響。他知道了俄羅斯古
典作家對韃靼詩人阿勃杜耳拉·土開伊^①和卡查赫詩人阿巴伊^②
的影響以後，就對阿勃杜耳拉·土開伊等所譯的普希金的著作，
以及那些表現普希金的思想和動機最為顯明的作品，發生了興
趣。

塞迪克別科夫決定用本族人民的生活做題材，寫首長詩，於是開始寫他的第一首長詩“卡伊卡克·巴伊”，這首詩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在同一个時期內，他又寫了一些小詩，最初刊載在基爾吉茲共青團的報紙“列寧的青年”上。

這位青年作家剛開始寫作時，已傾向敘事詩的體裁。在民間故事中，他愛主題鮮明和情節有趣的作品。他还喜歡那些民間的文藝創作，裏面描寫意志堅強和品質高貴的人物，刻畫情感熱烈和目的明確的個性。

對於俄羅斯文學的瀏覽幫助他掌握了新的藝術的手法和敘事詩的體裁。他相當有成就地寫了一些不太長的詩、短篇小說和特寫。俄羅斯文學向他提供了新的題材，充實了他的思想。青年基爾吉茲作家讀了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就想寫一部鉅著，講到我們時代的英雄，講到我們現代的人。

他要講的故事發生在三十年代的初期，也就是農業集體化的鬥爭達到高潮，清算富農階級的那段時期。那幾年裏，塞迪克別科夫和本村的關係搞得特別密切，因為當時他在國營飼羊場工

① 阿勃杜耳拉·土開伊（1886—1913），偉大的韃靼詩人，所寫的詩以格調清新勝人，他曾將普希金及萊蒙托夫等人的詩譯為韃靼文。

② 阿巴伊·庫爾拜耶夫（1845—1904），偉大的卡查赫詩人，卡查赫的新文學創始者，中央亞細亞各民族的傑出的活動家。

作，有机会跟一般人廣泛地接觸，瞭解他們的生活，觀察他們在工作中和鬥爭中的情形。他廣泛地接觸了周圍的人，潛心研究過去發生的事情，決定寫一部小說，講本鄉墾蘇村的一般人為集體農莊所進行的鬥爭。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圖格利巴伊·塞迪克別科夫在共青團办的“列寧的青年”報社裏工作，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個別地寫了幾章計劃以本村中偉大的改革作主題的那部小說。這時候農業集體化的主題已經被米·蕭洛霍夫具體表現在俄羅斯文學裏。蕭洛霍夫的作品進一步使塞迪克別科夫確定了第一部小說的內容，替他指點了擬寫的主題在思想上的正確處理方法，幫助他藉藝術的形象將主題闡釋清楚。

塞迪克別科夫被鼓舞着寫他的小說，書名就用了本村的名字“墾蘇”。小說的第一部描寫農業集體化以前，基爾吉茲農村的生活，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第二部講農業集體化和基爾吉茲人為鞏固集體農莊所作的鬥爭，發表於一九四〇年。

“墾蘇”是新興的基爾吉茲蘇維埃文學史中的一個極有意義的創作。這是第一部用蘇維埃主題所寫的散文鉅作，由於這一部作品，基爾吉茲文學中才奠定了寫實主義小說體裁的基礎。

塞迪克別科夫的第二部小說是“特密爾”，它的主題講的是基爾吉茲農村中怎樣建立集體農莊制度。傾心於長篇敘事詩體裁的青年散文作家，在這一部作品中，更明確地表現出他的不平凡的才能。

受了民間敘事詩、抒情歌和童話薰陶的塞迪克別科夫，正和其他的基爾吉茲作家一樣，也從民間的詩體和詩體的傳統轉向藝術的散文體。他的散文的淵源出自民間故事。他一方面廣泛地運用詩體的民間語言，以及這種語言的形象和比喻，另一方面首先

用大手筆的散文形式，鋪敘現代的題材。無疑的，這是他的巨大的貢獻。

但是，這個時期裏，作者還缺乏專業作家的技巧，他單憑民間故事，很難在各方面充分地表達出嶄新的內容，丰富的情感，以及蘇維埃人的體驗。在“墾蘇”和“特密爾”兩部小說裏，已經見到這種影響。儘管小說的社會意義充實，思想原則高超，但是它們的藝術形式却落在內容後面。作品中常常僅限於描寫，缺少活躍的動作，人物行為的動機非常膚淺，由於生活習慣等瑣碎和呆板的刻畫太多，內容顯得冗贅可厭。書中人物常陷於單調刻板。青年作家當時還缺乏技巧，不能清楚地、深刻地展開作品中的政治路線，表現出每一個典型性格的要點和特徵。

作者一方面掌握了俄文，對俄羅斯文學獲得更深刻的認識，對一般文化和政治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一方面也達到更成熟的境地，擁有更豐富的創造能力。他從高爾基和法捷耶夫的作品中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蘇維埃俄羅斯文學的作品擴大了他的理想境界，幫助他掌握了文學的技巧，在各方面一般地提高了一步。

獲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的長篇小說“我們時代的人”，敘述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中，基爾吉茲人所表現的英勇忘我的勞動。作者在這部作品中，提出全部蘇維埃文學企圖解釋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蘇聯人民戰勝法西斯，基本上是由於什麼原因？作者由於表現蘇維埃人的精神上的力量和高度的道德品質，以及我國各族人民的鞏固的和不可摧毀的友誼，從而闡明了這一主題。

這部小說的第一部描寫基爾吉茲人戰時怎樣緊張工作，後來怎樣轉變生活，全部適應戰時體制。我們看到一幅大戰前夕，伊

絮克·庫里某集体農莊上生活的全景。集体農莊的生活中，充滿了偉大的創造性的企圖，展開了廣泛的欣欣向榮的远景。集体農民正努力建造本村的水电站。作者在小說的這一部裏，描寫了蘇維埃基爾吉茲村鎮的生活習慣，以及勞動和生活習慣中所建立的新的關係。但是，和平的勞動被敵人的進犯阻擾了。作者生動地和典型地表現出，一般人怎樣接受戰事的消息，怎樣送年輕人上前線。這時，他揭露了蘇維埃人的內心，顯示出一般人在祖國遭到巨大的危難的時候，怎樣全力進行真正精神的動員。人們更緊密地團結在愛國熱忱所結合的和睦的家庭裏。

小說的第二部，主要地講到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團結和友愛。尋常而樸實的基爾吉茲母親，老年的集体農莊莊員和青年人，收留了飽受痛苦折磨以後，投往他們村裏去的烏克蘭婦人柳芭。人們對柳芭表示的人類的天真懇摯的憐惜，發展成一些新的複雜的經驗，發展成一些新的蘇維埃人的深切的友愛團結的感情。在基爾吉茲山村中，柳芭找到了一個新的家庭，她隨着所有的一般人，參加了集体農莊莊員的英勇勞動。

小說的其餘幾部，描寫戰爭時期，集体農莊莊員的緊張勞動，指出在爭取勝利的全面鬥爭中，人民怎樣發揮創造的力量。小說中的人物在生活和心理方面，表現出個人服从全體，由個人的轉變為全體的，明瞭本人的命运和整個蘇維埃人民的命运密切不可分——這一切都是本書的中心思想。

“我們時代的人”這部小說，寫的是一些生動的和現實的人，寫的是我們同時代的人，寫的是這些人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中所作的英雄勞動，寫的是這些人為了爭取光明的前途所作的鬥爭。在這一方面，“我們時代的人”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這部小說之所以能獲得廣大的讀者們的深切愛好，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有

許多人在這部小說裏看到了他們自己本身，認出了他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體驗。

當然，塞迪克別科夫的這部新的小說並不是沒有缺點，這些缺點是新興不久的基爾吉茲文學，在不曾充分融會吸收文藝的散文之前，特別具有的。它在結構方面似乎仍有一些鬆懈的部分，有些地方的穿插顯得幼稚，譬如，講到戰馬騰捷凱爾的故事，這馬竟會單單被派到原先是集體農民、後來做了战士的塔貝爾狄所屬的那个部隊裏。作者感覺到情形有些奇怪，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事情湊巧，他还替這件事辯護，說：“打仗的時候，會發生古怪的事兒。”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時代的人”這部小說却證明了塞迪克別科夫寫散文的成功。它在基爾吉茲文學中，開闢了心理小說的途徑。這部小說富有思想高超的內容，進一步用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了廣大的讀者羣眾。

姆·鮑格達諾娃



第一部

1

早晨六點二十五分，卡車準時開出。這是一輛卡車，上面擺着長凳，用來在指定的路線上運送客人。

開頭時，有些旅客沒有位子坐，擠得很不舒服。最後上車的兩個中年以上的男人和一個六十五歲光景的老奶奶，佔的地方特別不好。從他們舉止不安的、甚至有些驚惶失措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從什麼偏遠的山村裏來的，這種人雖然活了很大年紀，但是却少見世面。兩個男人側着身體，擠在車尾角落裏，彷彿沒有想到，既然買了票坐車，就可以跟別人擠一下，在凳子上佔個座位。這種人，俗語說得好，連綿羊嘴裏的草都不敢拿一根。兩個男人偶爾交談一兩句話，一面張羅着，想讓那位同路的老奶奶坐得舒適一些。

靠近駕駛室的前面的長凳上，坐了幾個咭咭呱呱，話說个沒完的年輕人。幾個大姑娘緊緊地擠在一排坐着。她們穿着鮮艷的衣服，花色一樣，剪裁的式樣也相同。彷彿，她們是親姊妹，母親同樣地愛憐她們，把她們打扮成這樣。

在這一夥年輕人當中，有一個皮膚黝黑，體格魁梧的騎士^①。他的面孔上輪廓顯明，精神奕奕，馬鬃般濃密的長髮被風吹得飄飄的，一双眼睛不大，但是目光銳利，向人炯炯地睹着。看得出，這夥人當中，他年紀最大。他舉動比較穩重。大家管他叫沙姆貝特。他的膝上放了一個厚厚的、裝滿了東西的帆布公文包。

這些大姑娘和年輕小夥子是幹什麼的呀：是在伏龍芝^②開完什麼會議回來的青年團員嗎？還是要去觀光祖國的遙遠山區的旅行團員呢？嘿，誰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老奶奶擠在車尾角落裏，用驚奇的目光盯着這些大姑娘，她大概是在想：“瞧她們這股歡欣和大膽的勁兒！”

這夥年輕人根本沒注意到老奶奶，他們高談闊論，哈哈大笑。有一個小鼻子翹着的年輕女人特別活潑，大家管她叫阿莫雅。她用胳膊肘碰碰並排坐的一個身體勻稱纖細、面孔鮮紅的大姑娘。

“噯喲，查舊耳美^③！你為什麼這樣想心事呢？你還在想卡塞英的那封信嗎？他在那張白格子紙上，給你寫些什麼？……‘今年秋天，我們不用分開兩處啦。我退伍回來，咱們就結婚……’是這樣寫的不是？”

查舊耳笑了。

“是呀，是這樣寫的。但願如此吧，阿莫什^④……”

笑語聲更加吵鬧了，老奶奶胆怯怯地縮回了腳，悄沒聲息地牽動着嘴唇：“噯喲，他們不會是笑我吧，淘氣的傢伙？”

有一個心事重重的、沈默寡言的姑娘顯得比別人有些孤獨。

① “騎士”或譯“馬術師”，“騎馬師”。他們是基爾吉茲精於騎術的人，但騎士並非職業性的，基爾吉茲人常把“騎士”當作對年輕人或兒童的一種親切的稱呼。

② 基爾吉茲共和國首都。

③ 查舊耳的愛稱。

④ 阿莫雅的愛稱。

她穿着一件樸素而整潔、按城裏式样剪裁的衣服。我們不能够說，她在这夥人当中是外人，大家对她都很親熱、很關切，管她叫“梅斯卡耳小妹妹”。但是，在他們对她的态度上，總还感覺不到那种友情，那种似乎早已把其餘的人聯繫在一起的親密的友情。梅斯卡耳彷彿是新來到羊羣中的一头小羊：她還沒把伙伴們認清，伙伴們也還沒跟她混熟。

老奶奶覺得这个大姑娘特別可愛——虽然她的眼睛顯得憂鬱，但是它們彷彿是星星在闪光。

“哦，小燕子，”老奶奶愛憐地小聲說，“瞧你多麼美呀！衣服不是按我們這兒的式樣裁的，可是，瞧她那個臉蛋兒——她是个基爾吉茲大姑娘。哦，完全像个仙女……”

她感動了，剛打算对大姑娘說什麼，可是那个大姑娘却無意地瞟了她一眼，眼光裏充滿無言的懇求和憂鬱，老奶奶立刻惶亂地扭過頭，向旁邊看望。

老奶奶生平第一次坐汽車，什麼事都覺得稀奇。卡車順着平坦的公路風馳電掣地飛駛着。郊外，粘土築的白色小屋子，像一口口大箱子，向後面飛閃而過。石油庫的巨型油槽在陽光下泛映着淡藍色的寒光，它們旋轉過來，又閃到一邊去，一霎眼工夫，已經變得很小，彷彿是孩子戴的小帽^①。分辨不出，耳边呼呼响得更厲害的是什麼：是風聲，還是卡車的馬達聲。一個大姑娘的絲頭巾隨風飄揚，在日光下映出火焰似的紅光。

老奶奶又緊盯着旁边的憂鬱的女乘客，把自己在角落裏坐得不舒服的事都給忘了。她擠在那兩個男人當中，車一震動，她就跟着一顛簸——好像小孩兒們玩“騎馬”，騎在地下的馬鞍上那样

① 指基爾吉茲人所戴的一種圓形小帽，有的是繡花的，有的是素色的，基爾吉茲人經常戴着這種小帽，有時甚至在小帽上面再戴一頂帽子。

一顛一簸。她的織得整整齐齐的小“厄列切克”^①，差點兒沒被吹落，帽兜東帶的頭兒隨風揮拍，發出“啪啦—啪啦”單調的聲音。

但是，老奶奶並不去注意這些，她祇管自言自語地咕噥：

“瞧灌木林的頂——枝子一根都不搖動。可見沒起風呀，可是我們四面响得這麼厲害。這是什麼怪事？”

“老媽媽，這股勁啊，是汽車發出來的！”右邊的那个男人要表現自己見多識廣，大聲嚷嚷，雖然這時候他自己也有幾分擔心，緊握住他那飄飄的鬍子，彷彿生怕它被風給吹走似的。

“我做夢也沒見過，我的好乖乖，”老奶奶喃喃說。“像鳥兒似的飛。飛得比最快的馬還快。如果它不累，咱們今兒就能趕到。”

“喚喲，說什麼今兒能趕到，晌午前就可以到啦。”

這時候，乘客們彷彿顛得縮小了似的，車子裏空了一些。

查蓄耳動了動，對旁邊的那个活潑的女伴說：

“我們稍微擠緊一點兒怎麼樣，阿莫雅？讓個位子給這位老奶奶。瞧她擠得多麼难受，可憐的老奶奶。”

年輕的女人甘心情願地挪過去一點兒。

“好吧。等我活到這麼大歲數，人家也會關心我的……老媽媽，”她親熱地喫老奶奶，“這兒來，長凳上坐！”

留着長頭髮，皮膚晒得黝黑，大家管他叫沙姆貝特的那个騎士，馬上張羅起來。

“伸過手來，巴伊比切^②，擰住我的手提箱！”

但是，在開得飛快的卡車的車廂裏，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特別是對於一個老年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奶奶站

① 基爾吉茲年老的婦女戴的帽兜。

② 基爾吉茲人對年老的婦女的尊稱。

起來，戰戰兢兢地走了一步，彷彿是一個剛開始學步的小孩。

“哦，老天爺，瞧這個脫疆的馬頭跑得多麼快！一陣風連它帶我們一道給吹跑啦……我踩了誰的腳啦……”

乘客們笑了。

“唉，親愛的，”沙姆貝特笑着說，一面攬着老奶奶的手。“您如果在這兒就駝着背，那麼，到了可怕的大審判的那天，您怎麼走過那座跟頭髮絲兒一樣細的小橋進天堂呀？”

老奶奶好不容易地走到了，坐在阿莫雅和查爾耳當中：

“誰知道呀，親愛的！到了大審判的那天，上帝自己總會攬我過去的吧。”

她坐好之後，提心吊胆地向兩旁看望。

啊，車跑得多麼快啊！地像磨盤似的旋轉。大塊的岩石，一叢叢芨芨草^①，也都隨着旋轉；大路飛似地朝後面閃去。一道濃密的灰塵的長尾巴，比一條激怒的毒龍還要兇惡，跟在車後面，蜿蜒着，猛撲着，追趕着。可憐的老奶奶大概頭暈了。

“噯呀，我的姑娘，它不會衝到路边上去吧！那一來，我們會遭到什麼事故呢？”老奶奶把眼睛都閉上了，她不能再看啦。

“不會的，媽媽，”阿莫雅安慰她，“車不會打路上斜撞出去的，有司機在開車呀。”

“啊，我的好寶貝！……啊，他本領多麼大呀！可是，如果是迎頭走來一個人，或者是一匹馬……那時候怎麼樣呢？那一來呀，準會把他壓碎，可是，車也翻啦，車輪朝天，連咱們一起……”

黑皮膚、長頭髮、體格魁梧的騎士沙姆貝特又插嘴了：

“您呀，老奶奶，像個小孩兒似的。您瞧，咱們順着路的右边

① 沙石地裏叢生的野草，基爾吉茲人常取來作秣草。

走，迎面來的人順着路的左边走。這樣一來，大家就讓開啦。”

老奶奶搖搖頭，咬咬嘴唇。

“瞧，這主意够多麼聰明。這一套虧他們怎麼學會的！”

卡車毫不疲倦地飛跑着，大路向後面閃去。

2

祇有心事重重的、不愛開口的梅斯卡耳沒有參加大夥兒的談話。

……打那時候起到現在，已經過了多少年啊！現在已經長成人的這位大姑娘，那時候還不滿六歲。在現在汽車飛跑的這個山谷裏，——誰都沒想到會建築寬闊平坦的公路。那時候這兒祇鋪好了→條窄窄的路，很難得有汽車出現，祇偶爾看見有人騎在馬鞍上，一顛一簸閃過去。

回想起那些遙遠的歲月，像場夢似的。大姑娘無論如何想不起：當時是什麼樣的天氣。好像，天是陰沉沉的，飄着細雨。遠處是一片黑暗的、冷落而淒涼的伊犁克·庫里湖^①。這會兒遠遠地落在汽車後面的那些紅色的山，當時在雨霧中望過去，甚至看不出來，祇看見高山頂上彌漫着烏雲。

一輛馬車發出轔轔响聲，慢騰騰地走過去。前面坐的是車夫，戴着一頂圓帽子，帽邊上鑲了一道烏黑的鬃毛羔皮。後面坐的是小梅斯卡耳。她不久以前成了孤兒：父親和母親不知道得了什麼

① 伊犁克·庫里湖是世界最大的山湖之一，拔海五千尺，面積二千四百方哩，附近多溫泉，風景極佳，湖水冬季不凍，“伊犁克·庫里”按基爾吉茲語的意思，是“溫暖的海”。